

第二十一章 大潮淘淘

樂至華的釋放並沒有使容定放棄追究虹口巡捕房對樂至華非法刑求的責任。經過診所在北四川路39號的愛爾蘭醫生柯施太福（Stafford Cox）的仔細驗傷，樂至華的右腿將因傷致終身殘廢。容定確信這是一件嚴重的警方瀆責罪，應對此負責的不光有虹口分區巡捕房，還有上級監管機構公共租界工部局。於是，容定為張翰林擬定了一個為樂至華討還公道的大計策。

容定所在的高易公館律師事務所是工部局長期聘用的法律顧問，出於避嫌，容定不宜擔任控方律師狀告工部局。破解的方法是，請張翰林出面聘用高易公館律師事務所的長期競爭對手高華托（Goldwater）律師事務所擔任控方律師，狀告工部局和巡捕房嚴重失責造成樂至華受刑至殘。容定作為証人，出席會審公廨對此案的每一次開庭。

同時，容定放大運用在虹口巡捕房啟發媒體施壓的方法，請張翰林向樂至華的同鄉人數龐大的旅滬寧波同鄉會求援，通過商埠印書館印發申訴樂至華案情的《冤單》，向全社會鳴冤，形成輿論壓力，使工部局和會審公廨不得不重視這件案子。最後，經過多次開庭，終於獲得對受害者樂至華有利的判決。：

涉事的英日籍警官，包括巡官考克立和副巡長山口等，開除警籍、押解回國。涉事的華籍包探，包括安探長，驅離虹口巡捕房。工部局賠償樂至華1000銀元作為療傷養老的費用。

就這樣，一場發生在“日租界”、引發公共租界華人憤慨的刑求事件，由公共租界當局承擔責任，付出賠償平息下來。但是東瀛傳來的體罰文化並沒有收斂，卻是更廣泛地在公共租界重演，攪起更大的浪潮。見證這場更大浪潮的人，恰是那個因涉事樂至華案被虹

口巡捕房驅離的華人安探長。

安探長離開虹口巡捕房後，在老閘捕巡捕房找到了一份降職降薪的工作。從此人們不再叫他“安探長”，而是“安包探”。

跟當年在虹口巡捕房裡每天免費享受高級警官食堂的高檔消費相比，以後安包探每天都去消費的地方是貴州路和南京路交匯處的一家小面館。這間面館離貴州路老閘捕巡捕房隻有200米之遙，坐在臨街的窗口桌旁能清楚看到老閘捕巡捕房那棟威風凜凜的四層暗紅色磚瓦大樓。

一年半後（1925年）的5月30日中午，安包探又來到這家面館，在他每來必坐的那張臨街靠窗的白木桌邊坐下。鑒於縮水的錢包，安包探到這家面館來消費，最經常的吃法是點一壺酒配一碗“過澆面”。何謂“過澆面”？就是面澆頭不是澆在面上，而是另外盛在碗裡，先作為下酒菜，等酒喝完，將吃剩的澆頭再澆在面底子上，和面一起下肚。

但是，他這天的消費比平時奢華，除了一壺酒配一碗“過澆面”，另外點了一碟下酒的什錦拼盤，因為這天他上這裡是有公干，費用可以向老閘捕房報銷。

安包探一邊給自己斟酒，一邊不時探望街上過往的車流人群。這裡是公共租界最熱鬧的地段，黃包車、馬車、汽車、有軌電車以亂中有序的不同速度和方向移動，並以不同的音量發出鳴叫，透過這股立體洪流的隙縫，能看到對街商店的彩色招牌和陳設商品的玻璃櫥窗，在春末夏初的太陽下爭奇斗輝。

安包探到這家面館執行的公干是監視老閘捕巡捕房附近的治安環境，因為這些天來一股針對巡捕房的敵意正在租界民間瀰漫發酵。

事情的起源是三個月前在楊樹浦日商“內外棉株式會社”第八廠的鍋爐房裡，做晚班的工人在鍋爐後面發現一條裹草蓆的長圓形物體，打開草蓆發現是一具脊背、前腦勺都被鐵器砸碎的屍體，經辯認死者是本廠一名8歲的童工。由於該廠的日本監工素有持鐵棍毆打工人的劣跡，全廠華人工人認定是日本監工行凶殺人，於是全廠罷工，後經上海華人

總商會出面調停，以“內外棉株式會社”資方承諾不再體罰工人了事。不料兩個月後，遠隔千裡的青島日商大康紗廠發生類似的要求改善工人待遇的罷工，向全國散發《青島大康紗廠全體工人泣告書》，引起包括“內外棉株式會社”在內的上海22家廠的工人發起同情大罷工，上海華人總商會再次出面調停，但是“內外棉株式會社”日商資方卻將罷工工人開除，然后又開槍打死為開除工人同日本資方辦交涉的一名工人代表，並且將其余七名工人代表以破壞廠房設備嫌疑犯的名義，抓進老閘捕房候審。

各種報導跨越紗廠行業，如決堤洪水向租界各界漫捲而來。這些報導清晰地表明通過日本資方和罷工工人之間的談判已無法使有關各方保持冷靜和尊嚴，這種談判、拘捕、再談判、再拘捕的循環，使盼望一切能和平解決的好心人一天天地喪失信心。伴隨報導的洪水而來的還有更加動搖人心的謠言颶風：聽說有人要去“日租界”綁架日本兒童作人質，換取日商資方在談判桌上讓步；聽說有人看到日本海軍陸戰隊深夜在吳淞口登陸，正在準備向楊樹浦進發。所有的謠言激怒著還在上班的工人、職員。。。

“把工具扔了！。。。熄掉爐火！。。。不干了！。。。上街去！”

焦躁不安、期待求變、發泄憤怒的情緒從一個車間傳到另一個車間，從一家廠傳到另一家廠，從一個行業擴散到另一個行業，從打工者擴散到商人，從謀生者擴散到學生。。。處處火星等待一個驚雷、一片閃電將它們融為發出刺眼光芒的火焰。

下午二點半開始，南京路和貴州路的拐彎處出現了成群以服裝很容易辯明他們職業的人們。穿藍色衣服的是機械工，穿白色衣服的是紡織工，穿灰色衣服的是建筑工，穿綠色衣服的是郵局職工，戴白色帽子的是旅館廚工。他們走得很慢，沒有笑容，也沒有互相交談，有的偶然停下腳，點燃一枝煙，馬上重歸同伴的行列，凝重的目光都朝向老閘捕房的四層大樓。他們越聚越多，擋住了來往的有軌電車，使有軌電車在這一人群的後面排起長龍。

這群人的出現引起過路人的駐腳觀望，沿街的商家或住戶家家都有人伸出臉，用打

探的神情互相交換眼色，直到他們的視線被街上更多的人群擋住。

一家皮鞋店門口，站著一位看熱鬧的時髦老板娘，她向過路人打聽：

“這群人聚在這裡做啥？”

“要出事了！”一個穿西裝的洋行職員模樣的過路人回答。

“出啥事體？”

“儂看，開始了！”洋行職員指的是幾個穿長衫的青年學生突然出現在人群裡，他們手裡舉著抗爭橫幅，人群顯然早有準備，齊刷刷地讓開一條路，讓青年學生排到人群的最前面，然後跟著青年學生，以明顯加快的步伐，涌向老閘捕巡捕房。他們的默不出聲，感染了過路人，整條街瞬間安靜下來，隻聽到幾千雙腳的步伐聲。

安包探早已離開小面館，裝成一個好奇心特重的過路人模樣，站在離老閘捕巡捕房20米的地方，倚在一個大樹後，觀察隨後發生的一切。

根據安包探的報告，老閘捕房在青年學生們帶領的人群到達老閘捕房大門之前，拉開了兩道警戒線。第一道由60名包著紅頭巾的印度錫克巡捕組成，他們在一個英國副巡官的帶領下，在距離大門20米的地方，手持步槍，排成一條半弧形的警戒線；第二道警戒線在第一道後面10米處，由30名揹槍持刀騎在馬上的英籍騎警組成。老閘捕房是唯一有馬廄的巡捕房。現在，所有能出動的馬匹全部從馬廄拉上陣。馬匹們在原地踢踏路面，發出不耐的低喘。

一個紅臉蛋、短胡子、佩手槍的英國巡官騎在一匹棕色的土耳其馬背上。他勒著馬頭，從大門出來，越過第二道和第一道警戒線，迎向隊伍人群。警戒線上的巡捕們一動不動，仿佛大門前的擺設。

人群隊伍在為首的學生就要碰到英國巡官那匹騎馬的馬鼻時，刷地停了下來。失去腳步聲的街道安靜得可怕。

英國巡官舉起戴白手套的手敬個禮，用憋腳的中文問：“你們來這裡干什麼？”

“我們要求老閘捕房立即釋放‘內外棉’罷工代表。”站在最為首的一個非上海口音的學生用半條街都聽得清的音量說。

“他們是‘內外棉’控告的嫌疑犯，會審公廨審判之前，老閘捕房無權釋放他們。”

“‘內外棉’資方槍殺罷工代表，老閘捕房為什麼不拘捕他們？”

“老閘捕房沒有收到拘捕他們的傳票。你們現在這個樣子堵塞交通很不好，回去聽候會審公廨的判決吧，你們的朋友如果無罪，會很快獲得自由的。”

“我們已經等待太久了，我們不能再等待了！”

“再說一遍，你們現在這個樣子堵塞交通仿礙公務很不好，回去吧。”

“今天不釋放罷工代表，我們堅決不走！”

“堅決不走！”“放人！”“放人”。。。安靜的人群裡突然有人帶頭喊口號，更不知是誰帶的頭，整個隊伍重新開始向前移動。

英國巡官勒轉馬頭，向後移動。人群隊伍向前移動，逼近第一道警戒線，口號聲越來越響。

英國巡官拔出手槍朝天開了一槍，第一道警戒線上的巡捕們跟著朝天開了一排槍，火藥味和藍色的煙霧彌滿老閘捕房的大門。

槍聲像一陣驚雷穿透人群的心房，雖然沒有人中彈，但是人群隊伍裡有人趴下，有人跌倒撞翻別人，有人后退踩痛別人，有人扔下橫幅，有人驚叫，有人咒罵。一瞬間，塞滿整條街的幾千人的隊伍似乎陷於潰散。

但是，大門前的藍色煙霧還未散盡，人群裡有人重新舉起橫幅高喊“大家不要怕！巡捕放空槍！”“放空槍！”“不要怕！”。。。已經跌倒的人紛紛站起來，已經後退的人重新回到行列，隊伍重新聚集起來，再次向第一道警戒線移動。

英國巡官又向天空舉起手槍。

正在這時，一顆石頭從人群隊伍裡沿著拋物線的軌跡飛來，砸在英國巡官的土耳其

馬的額頭上，馬受驚高高踢起前腿，差點把巡官摔下馬。幾乎同時，多顆石頭、鋼珠飛向第一第二道警戒線，砸在巡捕們的臉上、身上。最要命的是，英國巡官在掙扎不讓自己摔下馬的時候，不幸又觸動了手槍扳機。

那個非上海口音的領頭學生應槍聲倒下，鮮血從他的額頭噴出。

警戒線上的巡捕們認定英國巡官的射擊是下令開槍，紛紛依樣向人群射擊。

槍聲像劈柴一般干脆，壓倒更多的石塊和口號。人群突然意識到巡捕們真的朝人體開槍了，隊伍開始向四處潰散。巡捕們沖出警戒線，抓住一些剛才還在扔石塊或用彈弓射鋼珠的勇敢分子的頸背，使勁把他們往巡捕房裡拖。

原來擠得人頭滿滿的街面很快出現許多空間，空間的地面上散落著各種鞋子、拋下的帽子、丟下的橫幅、挨了槍彈逃不動而正在哀號的傷者，和十幾具正在流血的屍體。人們失魂落魄地喊著，奔著，你擠我推，退向貴州路和南京路的交匯處，再從那裡分成兩股，一股流向南京路，一股流向西藏路，像退潮時的潮水那樣消失。

站在街兩邊看熱鬧的過路人，加入逃散的隊伍，使退潮的人數遠遠超出漲潮時的人數。那個站在皮鞋店門口的時髦老板娘，急急忙忙吆喝伙計：

“嚇煞人啦。快，快，把門板裝上！不做生意啦！”

那個穿西裝的洋行職員模樣的過路人離開時扔下一句話：

“我早曉得要出大事體！”

整條街再次陷於寂靜，直到遠處傳來尖銳的救護車的鳴叫。那是仁濟醫院收到老閘捕房的電話後，派遣四輛救護車，來將傷者和死者運走。

黃昏時分，工部局衛生委員會和交通委員會派來清潔工和養路工清理現場。安包探出現在他們中間，監督他們把拾到的橫幅、紙片、石塊、鋼珠，作為證據統統收集起來，歸老閘捕房保管。

晚上，南京路上的路燈跟平時一樣璨爛明亮。但是路燈下的窗戶卻是黑洞洞的，大

門緊閉，行人稀少，車輛絕跡。十字路口，可以看到一個持槍站崗的英國海軍陸戰隊士兵。下半夜，鐮刀般的彎月出來了，月光照著有軌電車的軌道，照著寂寞的高樓，照著陸戰隊士兵步槍上的刺刀。

遠處走來兩個人。一個是老閘捕房的安包探，一個是提著漿糊桶的巡捕房工友。安包探指揮工友將一張告示貼在卡爾登舞場的大門口。那是一張駐滬英國海軍陸戰隊、公共租界巡捕房聯合擬定的戒嚴布告，上面寫著：

“近日，租界內頻發暴亂事件，危害警民生命和財產安全。故從即日起，如無預先申請獲得允准，禁止一切上街聚眾之行動。每晚10時至清晨5時實施宵禁，除緊急醫療需要，在此期間不得出門上街。有違上述禁令者，巡捕房有權予以拘押。”

第二天早晨，這樣的佈告出現在租界多處熱鬧的地段。宵禁打擊了娛樂場所的生意，像寒風一樣波及其他行業，普通市民的消費意願一落千丈，五月三十日下午發生的槍擊流血事件成為普通市民最熱門的話題。同樣的故事被一遍一遍傳播，每次傳播都加油添醬地夸大細節。

到底是誰導致了這場流血事件？是領頭的學生？還是紗廠工人？還是“內外棉”的日本資方？還是老閘捕房的英籍巡官？誰也說不清楚。討論這個話題的熱情，就像酵母碰到熱氣，越漲越高。對於英國人長期主導租界事務懷有妒忌之心的人在興災樂禍地偷笑：英國佬，這次看你們怎麼收場。對於安步就班生活習慣了的人，他們憂心忡忡，懼怕事件進一步擴大，影響他們在租界安居樂業。親友中經歷這次事件並且蒙受傷害的人，他們的頭腦裡充滿憤怒、困惑。

幾天後，各家報紙公佈了槍擊事件裡死者的身份：一名上海大學學生，一名同濟大學學生，一名南洋附中學生，一名電話局接線生，一名東亞旅館廚工，一名洋行職工，一名新世界娛樂場職工，一名電器公司職工，一名包車行車匠，一名琴行漆工，一名裁縫，一名味香居餐館的伙工，一名商販。

上面這份死者身份的公佈，沒有幫到平息事態，卻給市民們一個有份量的証據：一切已超出“內外棉”日商資方和工人之間的爭端，演變成整個租界的華人中下層各界跟租界當局的對立。

幾家有學生受流血事件牽累的學校開始罷課要求巡捕房懲罰開槍的巡捕、釋放因事件被捕的人們。罷課的學生走上街頭，勸說商家罷市。

一些因宵禁生意受到影響的娛樂場所，不滿租界當局的戒嚴措施，抱著反正晚上已經做不成生意的心態，首先同意罷市。接著，一些有職工或親友在槍擊事件中受害、受傷、被捕的商家加入罷市。這樣就造成一條馬路上部分商家的罷市，而部分商家罷市，通過那條馬路商家聯合會的組會原則，自動擴大到整條馬路的商家罷市。所謂馬路商家聯合會就是每條馬路上各類商家自己組成的街坊互助組織，這類組織以商家店鋪為基礎單位，以中小商人為活動主體，組會原則是防疫、防火、防盜、同進同退、守望相助。這種馬路商家聯合會在租界有60余家之多。

罷市畢竟難得發生。為了避免好奇心強的租界市民上街圍觀罷市，造成成群結隊，觸犯不得隨便聚眾集會的戒嚴禁令，罷課的學生們拿著上書“維持秩序、切勿暴動”的小白旗在街上巡邏，勸散不時出現的圍觀市民。在罷市漫延的日子裡，幸運地沒有發生更多流血事件。

多條馬路商家聯合會造成的罷市，讓原先在屢次沖突中充當調解角色的上海華人總商會，立場起了根本變化。各條馬路商家聯合會的很多成員都是上海華人總商會的基本成員。上海華人總商會的首腦成員聽取基本成員的要求，感到再也當不成中立者的局面已經不可逆轉的形成。

六月七日，也就是發生流血事件的一周以後，成群提著漿糊桶的罷課學生走上街頭，他們在每張巡捕房頒佈的戒嚴告示旁，張貼一張由罷工組織、罷課組織、上海各馬路商家聯合總會組成的工商學聯合會委員會的決議。決議提出解決當前事態的四項先決條件和十

三項正式條件。

四項先決條件內容扼要如下：

- (一) 宣布取消戒嚴令；
- (二) 撤退海軍陸戰隊；
- (三) 釋放被捕人士；
- (四) 恢復公共租界戒嚴前的原狀。

十三項正式條件內容扼要如下：

- (一) 懲除開槍的凶犯；
- (二) 賠償各界的各項損失；
- (三) 英日政府出面道歉；
- (四) 撤換工部局管理治安的官員；
- (五) 保障華人在租界的出版言論集會自由；
- (六) 優待工人；制定工人保護法；
- (七) 各級巡捕一半應由華人充任；
- (八) 撤銷碼頭捐、印刷稅、交易所領照案；
- (九) 制止越界筑路；
- (十) 收回會審公廨；
- (十一) 工部局董事會由外人、華人共同組成；
- (十二) 要求取消外國領事裁判權；
- (十三) 撤退駐滬英日海陸軍。

上述工商學聯合會委員會的決議發表兩天後，六月九日，日本政府宣佈，為了保護僑民，派遣日本海軍陸戰隊抵滬，入駐虹口地區。

那些天裡，作為工部局長期聘用的法律顧問，高易公館律師事務所忙得不可開交，

經常通宵達旦燈火通明，對付雪片般飛來的各種控告工部局巡捕房濫用武力的案子。

有一天，容定去上班，卻發現事務所裡出奇的安靜。已過中年的辦公室主任露辛達告訴他，所有西籍合伙律師都被突然招去英國總領事館開會。

“什麼會？”

“沒有透露。”

DRAFT